

华盛顿全传

一
函
八
册

華盛頓傳卷六

第五十章英軍退出費爾治尼阿 捫茂父衙門之戰

英軍據費爾治尼阿，遲久不退，華盛頓知因使臣之故，時城中之兵已分五千往西印度，爭法人侵地，又分三千往父羅列打，騎兵皆護輜重回紐約，沙軒利忌鈴頓麾下僅及萬人，華盛頓則有洲兵萬二千人，鄉勇千三百人，均經示答伴訓練精熟，六月初，英軍將退，華盛頓料其中軍必由折爾西，獨厘將軍及其部將鋪牙彎林慳令頓等以謂不然，是日十七日，華盛頓召諸將會議進止，發論問或乘隙進攻費爾治尼阿城，或仍守老營，以須其退，或向打拿威及折爾西攔路截擊，或直趨乞臣扼東南要隘，或偏師截擊，

或大隊環攻，令各抒所見以對。厘均不謂然，謂如此行軍，無異造金橋以委敵。英軍人數既衆，又皆精練之卒，攻之決無勝理。不若伺其退出，自後躡之，勿令犯入我境，之爲穩妥。諸將多是厘議，獨忌連利那非爺威吾利吉華打那意見不合，謂斷不可坐視。聽其優游而退。華盛頓見諸將議論不一，莫衷一是，乃令各書已見，聽已決擇，議猶未定。而英兵退出矣。沙軒利忌鈴頓措置迅疾，十八早三點鐘，前隊由打拿威與西兒幾兒匯流處濟河，十點鐘後隊卽已渡畢，自折爾西登岸。華盛頓前已派覓示威兒率一營助的件臣紐折爾西鄉勇攔擊，又派晏魯兒率中軍往守費爾治尼阿。晏魯兒創尙未平，引兵直追。英軍尙屯打拿威河東地厘頓高阜，

華盛頓紆道由哥利耶兒上流過河，卽十八日前華盛頓攻希山兵處，時天氣炎熱，大雨滂沱，進軍頗緩，二十四日渡畢，英軍尙紮摩利示當茂吾呵利，左路由步倫示域道，示地臣島轉入紐約，右路由捫茂父過滅道兒當山，趨山地曲，華盛頓未審知英軍所向，派參將摩近率精兵六百，同覓示威兒躡之，自率大隊直趨皮連示頓，扼大山北道，沙軒利忌鈴頓軍行甚緩，華盛頓恐其誘我入平地，占據便地，縱軍蹂我，議亦擇便地迎擊之，卽暫駐軍，離皮連示頓五里之哈維兒，再議軍事，據華盛頓傳令官自記云：是時怯弱情形，殆如將產之婦，厘先議令參將示葛率一千五百人遙躡敵後，不許迫追，忌連利威吾利那非爺資位稍卑，甚不謂然，力請

以大軍尾擊相機一戰與華盛頓意合議遂定時英軍已由亞連當取道步倫示域將至兒那列頓下船又疑水道爲華盛頓所扼北路又有結示防守乃改出右路向肥利呵兒趨那非星至山地曲登舟華盛頓探確敵踪卽派威吾利領千人合前隊四千餘名由右路追擊華盛頓以厘資格較深欲派爲前軍統領而那非爺恐厘抗令力請自任厘亦欣然辭讓乃令下而厘忽中變不肯讓此兵柄致書華盛頓言若承委任當一聽指揮請揀壯健諳練一員爲副厘深忌那非爺新進少年遽統六千之衆權侔主帥故不欲讓也華盛頓重違厘意又慮那非爺缺望正躊躇間忽聞英軍爲亞軍所截已改從別道堅禮化臣獲輜重在前剛窩利示領中

軍殿後，華盛頓卽令厘率示葛彎林往助那非爺，總攝其衆，又抵書那非爺解慰之。厘至那非爺，卽解兵柄。是夕，英軍屯捫茂父衙門高原。厘前鋒屯英忌利示當，去敵五里。中軍又屯於三里之後。日將夕，華盛頓單騎直前，探敵營形勢，渴欲一戰。見英軍依山憑澤，不易取勝。若釋此不攻，則英軍至去此十一二里之滅道當高山，益難攻擊。乃決計次早伺敵陣動，擊其後，卽戒厲各軍，並知會厘將軍，勒兵以待。然後馳回中軍。次日黎明，華盛頓聞英軍已動，卽傳令厘督兵進擊，非萬不得已，勿得阻令。自率本部負毡袋繼進。英將堅禮化臣率前隊下捫茂父衙門滅道當山谷，整飭車馬，良久始去。沙軒利忌鈴頓精兵留肥利呵兒高原，八點鐘乃起行。

往滅道當時，厘與威吾利覓示威兒之兵已合，游騎挑戰，奈林澤隔阻，耳目不靈。及那非爺軍到，合有四千人，而摩近與的件臣之兵亦隨至。肥利呵兒空壘，與威吾利聯轡登高覘敵。厘見英軍自樹林穿出，不辨多寡，料不過二千餘人，卽令威吾利率七百人，大砲二門擊其後，自率餘軍由林中捷徑突其前，一面馳報華盛頓。言兵已交綏，可期必勝。華盛頓至中途，聞砲聲，知已合陣，疾馳至肥利呵兒禮拜堂前，派忌連利由右路截捫茂父衙門。英軍之後，自揮軍從別道繼進。華盛頓正下馬據鞍，指揮將士，見一鄉民奔回，報亞軍前隊已敗。華盛頓疑其妄，大怒，忽陣前吹角者亦奔回。華盛頓恐其搖動軍心，暫令管束，不准出語，卽跨馬前進。又遇穿

兵衣難民一人稟報與前相符乃派叅將非咽示加拿及蝦利臣
前往探視確信自馳至肥利呵兒會堂濕澤與大廈中隔處遇忌
厘臣及正頓之兵已離落奔回華盛頓駐問是否前軍全退應曰
然華盛頓謂甫聞砲聲安得卽敗未得厘敗報猶未遽信旋見前
隊已分數路退入中軍厘仍無確報叅將士厘文一旗兵先至華
盛頓詳問敗狀士厘文微笑答以並未與敵鏖戰惟與馬兵數合
卽退回也華盛頓料必因厘固執己見違令率軍以退卽令士厘
文至大澤山外憩息策馬揮兵再進怒髮上指又遇都司敵活亦
不能述敗退之故益怒不可忍曰如此尙有軍法耶旁一將大呼
曰我等實見影而潰耳華盛頓行至高原見厘正引兵疾走怒皆

欲裂厲聲詰問退軍之故。厘見華盛頓怒髮上指，羞不能答。華盛頓復厲聲詰問，厘抗詞不屈。華盛頓罵曰：「爾身領大軍，而無意殺敵耶？」厘徐應曰：「吾非不欲戰，特恐失算耳。」華盛頓忿然作色曰：「無論爾意如何，安得擅違軍令？」詰責數語，卽列陣迎敵。約二刻半時，遂與敵遇也。華盛頓督止潰軍，至一高原，遏英軍必過之道，揮兵列陣以待。參將示都活兒能士兩隊，陳於左面林中。叅將阿示窩兒載大砲二門，陳於高原。諸軍湏臾成列，進退捷速，人益服示答伴訓練有方也。華盛頓指揮既定，馳至厘所，和聲詢問可否留此督陣。俾吾抽身分布中軍，陳於左右高原。厘許諾。華盛頓復囑令認真拒戰。厘應曰：「敬如大命，吾決不棄地先奔也。」阿示窩兒示都

活兒能士先發砲轟擊，彈丸如雨，英軍不得前。華盛頓乘隙馳回，揮中軍陳於高原，後依林，前距澤。示打令率砲隊居左，忌連利居右，督率前鋒奮擊，敵鋒甚銳。厘軍小却，從小路退過大澤，至示打令陣前，依大澤而陳。單騎至華盛頓麾下，取進止。華盛頓見其奔馳烈日中，士卒疲憊，令暫退出陣後，立於英忌利示當，收集潰卒。示打令立陣前，彈丸如雨，鏖戰不退。英軍見中路陣堅，轉攻左翼，又爲我步兵擊退，復轉攻右翼。忌連利令絡示發大砲拒戰，英軍披靡不得前。威吾利前軍屯於菓園馬房後，擊敵中壘。英將蒙頓以短刀格鬥，威吾利大呼直前，按鎗不發，視蒙頓兵近，乃一齊噴出。英軍大創，退據朝日厘所據地，依山阻澤而陳，前面小路絕險。

華盛頓不辭勞苦，令鋪亞率本部及喀爾勒拿兵擊其右，活闊將軍擊其左，大砲轟其前，分布甫定，日已薄暮，士卒皆因酷熱困憊，偃臥不起，遂令各軍枕戈而眠。黎明再戰，華盛頓披長衣，偃息大樹下，與那非爺細論厘將軍性情剛僻，幾誤大事。人或以其故違將令，似有意尋敗，已而乃知被實遇沙軒利忌鈴頓兵，恇怯失措也。先是沙軒利忌鈴頓見厘自肥利呵兒高原俯擊其後，卽調堅禮化臣反兵接戰。摩近的件臣見敵全軍回擊，卽舍其輜重，引兵回援。厘初以謂此路不過護軍小隊，可以截擊，不意反困於垓心。前有大敵，後阻大澤，前後失據，以致狂奔也。是夕黎明，陣鼓一發，各軍卽負戈而起，視敵則人馬悉遁，渺無踪跡，惟一空營矣。有受

創小校四名，兵士四千人，不能隨行，尙偃臥未起。沙軒利忌鈴頓當接仗時，已令堅禮化臣先護輜重至滅道。當是夕十點鐘，我軍酣睡間，卽銜枚引退。鋪亞將軍距敵甚近，亦未聞踵息也。華盛頓料敵去已遠，士卒憊倦，天又暑熱，前路皆沙漠曠野，水草缺乏，遂斂兵而還。有熟習此道者言：英軍下船處，地極險阻，不易取勝。因令覓示威兒及摩近鎗隊追之，而身率大軍由步倫示域直趨乞臣。恐沙軒利忌鈴頓陰襲彼處也。是役我軍將校死者八人，兵士六十一人，傷者一百六人，埋屍者報英軍不及掩埋，死者將校四人，兵士二百四十人。華盛頓休兵一日，卽拔營前往，行經沙漠，水草缺乏，烈日炎熱，士卒憊甚，途死者數人，馬匹傷損甚衆。華盛頓

恐軍士過勞，營於步倫示域，擇高爽之地，休養士馬，派叅將亞龍卑牙前往探敵。六月三十日，英軍至高山山地，曲附近之那非星，士卒逃散死亡已二千人，希山兵逃者尤衆。去冬風濤瀧猛，山地曲與大陸毗連海峽，刷成深淵，兵不得渡，幸敲威先一日架浮梁以待軍。七月五日，乃引兵畢濟，時軍事暫息，厘將軍因捫茂父之戰，爲華盛頓詰責，悻悻不平。六月二十九日，致書華盛頓，誤書七月一日，言前在戰陣，閣下誤聽浮言，以難堪之語凌我，若輩疑我違令，妄行胆怯，不知三者中究以何者見責，乞明以相告，幸甚。華盛頓覆稱得七月一日誤書日期之書，謂我前日語言失當，吾憶是日晤足下時，實無過情之語，皆吾分所應言，而不容已者，足下

如必不可已，可表暴於軍中，議會與天下萬國也。厘復函又錯書六月二十八日，言閣下令我將前日情事宣示於天下，亦非吾所樂爲。閣下現既握全權，吾安能撥雲霧而見皎日？然閣下能辱我以言，不能阻我辭職也。未久，厘復致函華盛頓，言細思吾兩人之事，不如立刻開公堂審究爲便。乞閣下及早調我赴營，澈底查究爲望。華盛頓復稱：得爾前後兩書，吾已飭參將吃兼麻兒及傳令總將逮汝審問，想不日汝當知矣。七月四日，在步倫示域第一道亭開軍法堂，爵官示打令主審，以都統一、人、營長四、人、參將八、人陪審，旋移營碧示幾兒巴拿模示羅父加示道等處，未及判斷。八月十二日，乃定讞擬以三罪：第一件乃擅違軍令，第二件乃臨陣

不應退而退第三件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一日兩信不應侮辱主

帥斷令停罷一切兵權一年由議會議批准十二月五日議會開

堂簽名允者十五人不允者七人案遂定厘愈不平日慢罵華盛

頓及軍法堂審斷不公華盛頓傳令官叅將那倫示惡其妄誕相

與爭論兩人遂至較鎗

西人風氣凡朋友爭執不下遂兩人校鎗以定曲直

厘身受傷明年

回故毡里牙故宅日馳逐犬馬以自娛其居室空洞無間四面皆

以石炭繪畫成文屋內一隅置床一隅置書一隅置鞍韉一隅爲

厨竈黜期屆滿訛聞議會議擬落其職厘聞之暴怒不待確音卽以

無禮一詞侮慢議會言吾知諸公之意只知省財故無故而黜吾

職吾已遭汙垢豈肯復受俸薪耶何視吾之淺也議會議得書大怒

亟罷其官，厘平生徑情任性，實無奸邪傾軋之行，其坎壈終身，皆性氣粗豪之故。其故毡里牙田產，皆山倫篤膏腴，平日不事生產，付人經理，日卽荒蕪，因一律出售，移居費爾治尼阿甫，至卽染寒疾不起。臨歿時，猶狂言作戰陣之狀，呼左右侍卒不絕口。

第五十一章 法國船至 威奄命山谷殺戮 克復沙翻拿

七月十三夕，華盛頓在巴能麻營，得議會書，言法國兵艦已至，應早與伯爵樞吾爹示定商水陸進攻之策，並假以徵調紐罕什爾紐折爾西鄉勇之權。法國大戰艦十二艘，小艦六艘，大砲七十四門，陸軍四千，與新簡駐合衆邦公使捫示遮律合衆國駐法公使司拿示顛厘乘艦同來。四月十三日，自都龍啟行，因風不利，八十

八日乃至故毡里牙北海。七月八日至打拿威。聞英軍已棄城而退。樞吾爹示定先以小戰艦一艘送法公使及顛厘至費爾治尼阿。乃出海巡緝。抵岸稍遲。沙軒利忌鈴頓之軍已回紐約。法艦至山地曲。英艦已入港矣。法將伯爵爹示定到後。日與華盛頓書札往還。密議軍事。華盛頓傳令官羅倫示堪美兒頓到法艦。與偏將操烟同來大營。面述伯爵之意。欲先奪山地曲英船。是處有大船六艘。五十門砲。孔船四艘。小船甚衆。若能奪獲。卽與亞美利加軍登陸攻城。七月二十日。華盛頓引兵由京示花利渡過乞臣河。進札威皮連。以便策應。已而羅倫示及堪美兒頓與老舟師數人。探得河水涸淺。有八九十門大砲船兩艘。不能駛入。尙停泊四里外。